



DD超级经典故事·系列丛书

“知心姐姐”卢勤倾情推荐

青少年不可不读的

经典幽默故事

柔冰 逸凡 泊舟 ©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青少年不可不读的

经典幽默故事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经典幽默故事/柔冰,逸凡,泊舟主编.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 6

(DD 超级经典故事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5387 - 2707 - 4

I. 经... II. ①柔... ②逸... ③泊...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0568 号

经典幽默故事

主 编	柔 冰 逸 凡 泊 舟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DD 工作室
责任编辑	蔡大东 李天卿 周君博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1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0431 - 8601295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 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阅读，从故事开始

我有一个学者朋友，藏书甚多。一个布置精美、三面书架、堆满了书的书房很是让人羡慕。但是对于此，朋友却有苦恼——他为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花费不少心思，光是为孩子所买的科普、百科、典籍类书就不下百本，然而自己孩子却对该类书从不感冒。其实孩子却也不是不喜欢读书，他们同学间传来传去的“杂”书，诸如武侠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之类孩子却总是读得津津有味，朋友不论如何花心思控制也不见成效，甚至还发生过孩子把《十万个为什么》的书皮撕下贴在科幻小说书上糊弄朋友的事情。朋友很是伤心，便向我请教：为何他认为知识丰富、对人生益处颇多的好书孩子不屑一顾，而那些在朋友看来只是消磨时间，毫无用处的“杂”书孩子却爱不释手。我听了朋友的诉苦后笑了笑说，这孩子也并非不喜欢阅读，与其勉强为之，何不顺他所愿，允许他有节制地读这些“杂”书，未必就一定是件坏事。朋友向来对我的教育思想比较推崇，听后半信半疑地说，那就姑且试验一段时间吧！

半年多过去了，这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反映情况：孩子自从得到朋友允许后读该类书不再藏着掖着了，也从没再犯在课堂偷看的“恶劣”行为。而且凡是在科幻小说中遇到的科学问题就向朋友请教，朋友则鼓励他多到书房、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实在尖端的问题父子俩就一起钻研，受益颇多。最让朋友欣喜的是，孩子一遇到好的侦探小说，便向朋友叙述案情，询问答案。起初朋友对他那些东西并不感兴趣，但是孩子为了让朋友进入案情，就想着法把案件说得引人入胜，悬念连连，本来不擅言辞的孩子口才倒比以前长进了许多。朋友最后感叹，看来阅读这事还真不能强求，只能按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来选择，才会有所收获，像这些朋友认为实际意义不大的故事类书籍，

其实也是对孩子很有益处的。

听着朋友高兴的语调，我知道朋友找到了引领孩子从阅读中获得知识的最佳办法，其中道理非常浅显：那就是人的一生中可以不知道很多知识、很多道理，但是绝不可能缺少故事，我们从呀呀学语起，便央求着父母给自己讲故事；到成长为青少年后更是要读别人写的故事；到了中老年之后，又反复地向别人讲自己所知道和经历的故事。

时代文艺出版社本次策划出版的这套“DD 超级经典故事系列丛书”，正是通俗文学中故事类书籍的优秀作品，每篇故事都是编者为适合广大青少年学生朋友的阅读兴趣而精心选编，所选文章内容健康向上，题材涉猎广泛。编者希望通过或富于智慧或充满想像、或饱含悬念或寄予寓意的故事，使孩子们能看到世间的善恶，并拓宽心中的天地。许多故事还可以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不管您是准备开启孩子心灵的家长朋友，还是准备独立阅读的青少年读者朋友，相信这套故事书都是您最好的选择。

总之，让孩子们做好准备吧：阅读，从故事开始。

卢勤

2009年7月

目 录

超·級·經·典
CHAOJINGDIAN

- 001 加布里埃尔——厄内斯特 [英] 萨基
- 008 圣韦斯帕鲁斯的故事 [英] 萨基
- 015 第七只小母鸡 [英] 萨基
- 021 “匹克威克毁婚案”的开庭审判 [英] 狄更斯
- 047 百万英镑 [美] 马克·吐温
- 069 我们选择的道路 [美] 欧·亨利
- 074 普莱斯先生的苦恼 [德] 维尔特
- 086 伊万·伊万诺维奇与伊万·尼基福罗维奇
吵架的故事 [俄] 果戈理
- 135 鼻子 [俄] 果戈理
- 161 宝贝儿 [俄] 契诃夫
- 173 看画 [美] 马克·吐温
- 176 幽默家自白 [美] 马克·吐温
- 184 穷苦人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187 宏伟计划 [日] 星新一

目 录

超·級·經·典
CHAOJIJINGDIAN

- 190 竞选州长 [美] 马克·吐温
- 195 婚姻介绍所 [法] 埃尔韦·巴赞
- 205 一个小偷和失主的通信 [德] 奥托·纳尔毕
- 210 套中人 [俄] 契诃夫
- 221 小偷的留言 [日] 黑井千次
- 223 敷衍塞责 [加拿大] 皮埃尔·波顿
- 226 聘任 [英] 埃克斯雷
- 228 两对夫妇 [英] 哈里特·思勒
- 230 侯爵夫人的肩膀 [法] 埃米尔·左拉
- 233 聪明的法官 [德] 黑贝尔

加布里埃尔——厄内斯特

〔英〕萨基

“你的森林里有野兽。”在驶往车站的途中，画家坎宁安道。这是他在途中说的唯一一句话，不过因为范·切尔一直没停过嘴，坎宁安的沉默也就丝毫不显了。

“一两只离群的狐狸外加几只常住的黄鼠狼。不会再有更野的了。”范·切尔道。画家未置一辞。

“你说的野兽到底指的什么？”他们已经到了月台了，范·切尔才又问道。

“没什么，我的想象吧。火车来了。”坎宁安道。

那天午后，范·切尔照常去他的林地漫步。他书房里有一只制成标本的麻鸠，他又知道很多野花的名字，所以他姑妈把他描述为一位伟大的博物学者也许不无道理。至少，他是个伟大的步行者。他习惯于在散步途中细心留意所见的一切，倒并非为了匡助当代的科研，主要是为晚间的闲谈寻找话题。他注意到野风信子已经开始开花，于是提醒自己把这一现象告诉大家；时令虽或许已然提醒他的听众注意到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性，不过至少他们会觉得他对他们是绝对坦诚无欺的。

然而，那天午后范·切尔看到的却是一番远远超越了他日常经历的情景。橡木矮林的洼地上有一泓深潭，潭上方横悬一个光滑的石块，石块上四仰八叉地躺着个约十六岁的少年，正在懒洋洋地晒他水淋淋的褐色身体。因为刚刚潜过水，他的湿发分成几绺紧贴在头上，他浅褐色的眼睛异常明亮，几乎有一种凶狠的微光闪烁其间，此刻正懒散而又警觉地转向

范·切尔。这一奇特的景象大出范·切尔的意料，他发现自己竟兀自沉浸于新奇的幻想，一时忘了开口。这个野性十足的少年到底来自何处？大约两个月前，磨房主的妻子丢了个孩子，大家都认为是被磨房的水流给冲走了，但那还只是个婴儿，并非一个半大少年。

“你在这儿干什么？”他盘问道。

“显而易见，晒太阳。”少年答。

“你住哪儿？”

“就这儿，森林里。”

“你不可能住在森林里。”范·切尔道。

“很棒的森林。”少年道，口气中竟带有一丝保护人的味道。

“可你晚上睡在哪儿？”

“晚上我不睡觉，那是我最忙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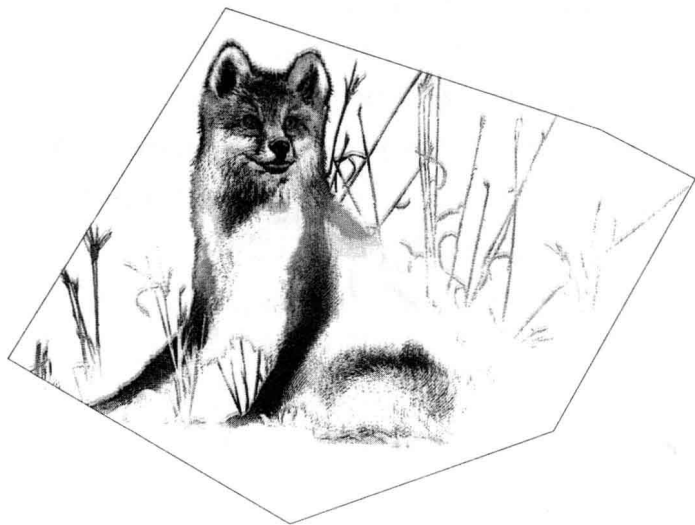
范·切尔有点恼怒，但又有一种他不愿正视的不祥预感。

“你吃什么呢？”他问。

“肉。”少年道，他以一种拖长了的回味语气说出这个词，仿佛正在品尝它的美味。

“肉！什么肉？”

“既然你这么感兴趣，不妨直言相告：兔子、野禽、野兔、家禽，当令的羊羔，我能捉到的孩子；不过我晚上出来狩猎时他们一般都给关得太



严，不容易弄到。我上次品尝小孩子的嫩肉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了。”

范·切尔故意忽略了少年最后一句调侃性质的评论，竭力将少年引到更容易操控的对象上。

“你号称以野兔为食可真是吹牛把帽子都吹掉了。”（考虑到少年的着装情况，这个比喻很难说恰当。）“我们这边山坡上的兔子可不容易捉到。”

“晚上我四条腿跑着捉。”少年的回答颇耐人琢磨。

“我想你是说你带着条狗去捉？”范·切尔斗胆一猜。

少年懒懒地翻身仰卧，低低地笑出声来，这笑声听来甚觉怪异，既像是开心的轻笑，又像是令人心惊的咆哮。

“我不认为有哪条狗会乐于跟我做伴，特别是在夜里。”

范·切尔开始觉得这个有着怪异眼神和怪异言谈的少年身上有某种真正诡异的感觉。

“我不能让你待在这边的森林里。”他语带权威地宣布。

“相比你家里，我想你该更愿意我待在这里。”少年说。

这个野性十足的裸体动物如果出现在范·切尔秩序井然到刻板程度的家里倒真是个奇观。

“如果你不走，我只得强迫你走了。”范·切尔说。

少年像道闪电般跃入深潭，一眨眼工夫他那水淋淋、亮闪闪的身体就在范·切尔站立的岸边冲了出来。这动作对水獭来说算不得什么；可是一个少年做起来就未免太让人吃惊了。范·切尔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但脚下一滑，差点摔在长满野草的岸边，而那双虎视眈眈的黄色眼睛就近在咫尺。他几乎本能地抬手护住咽喉。少年再次笑出声来，这一次咆哮已经将轻笑驱逐殆尽，然后，又一下令人瞠目的闪电般跃动，少年已然跃入柔顺的杂草和蕨类植物丛中，不见了踪影。

“多不同寻常的野兽！”范·切尔站直身体时说。然后他想起了坎宁安的评论：“你的森林里有野兽。”

慢慢往家走的路上，范·切尔开始琢磨当地发生的各种事件，看有没有可能跟这个让人瞠目的年轻野人扯上关系。

近来森林里的野味似乎越来越少，农场里的家禽时有走失，野兔也莫名其妙地越来越罕见，他还听到些山坡上的羊羔不时被拖走的抱怨。这个野性少年是不是真有可能带着几只偷猎的良犬在山中打猎呢？他曾说起在夜里“四条腿”猎食，但又很奇怪地暗示没有狗愿意接近于他，“特别是在夜里”。这可真是让人费解。然后，当范·切尔在算计最近一两个月来发生的各种损失和破坏时，他的脚步和思绪突然间同时定格了。那个两个月前丢失的婴孩——都认为是跌到磨房的水流里被冲走了；但孩子的妈妈曾坚持说她听到他们居住的山坡上，从水流的对岸传来孩子的尖叫。当然，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他还是希望那个少年没有谈及两个月前吃过小孩嫩肉的怪话。这种可怕的事件就是开玩笑也是说不得的。

这次范·切尔没有像通常那样想跟大家交流一下他在森林里的发现。他作为一位教区议员和治安法官的身份似乎也因他个人财产的大受威胁而遭到某种程度的损害；甚至可能有一张记录他遭袭的羊羔和家禽的沉重账单已经送上门来了。晚饭时他非同寻常地沉默。

“你舌头打结了？”他姑母说，“人家会以为你看到了一只狼呢。”

范·切尔因为不太熟悉这句老话，觉得姑母的评论相当愚蠢；如果他果真在他自己的产业范围内看到了一只狼，那他的舌头说不定会多么活跃呢。

范·切尔直到翌日早餐时仍觉得昨天的事件引起的不安并未完全退去，于是他决定乘火车去附近教区总教堂所在的镇上找到坎宁安，问清楚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使他做出森林中有野兽的结论的。既然下了决心，他通常的乐观本性也就部分恢复了。他于是哼着欢快的小调，漫步走进晨室去吸烟。谁料，一进入晨室，轻松的小调就骤然变成了敬神的诅咒。软榻上优雅地四仰八叉地躺着的正是森林里的那个少年，带着一种几乎是夸张的安闲神态。他比范·切尔昨天看到他时要干爽，不过除此之外他的衣着看起来没有丝毫的不同。

“你怎么敢跑到这儿来？”范·切尔怒斥道。

“是你跟我说我不许待在森林里的呀。”少年平静地说。

“但没叫你到这儿来。我姑妈要是看到你该怎么办!”

为了将眼前的灾难最小化,范·切尔慌忙用一份晨报尽可能将他这位不速之客遮掩起来。正在此时他姑母走了进来。

“这个可怜的孩子迷了路——而且丧失了记忆。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也忘了自己来自何处。”范·切尔绝望地解释道,同时担心地瞥了那位流浪儿童一眼,看他是不是打算不合时宜地实话实说,暴露他外貌以外的其他野性特征。

范·切尔小姐大感兴趣。

“没准儿他内衣上有记号。”她提议道。

“看来他的内衣也都丢了。”范·切尔说,一边狂乱地扯了几下晨报,使它尽量保持在原位。

一个无家可归的裸体小孩就像一只流浪的小猫或是被遗弃的小狗一样,引起了范·切尔小姐的满腔柔情。

“我们得尽我们所能好好照顾他。”她坚定地说。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位信使就被派往牧师公馆——牧师曾雇过一个小听差——带来一套食品室仆人的着装以及必要的附件如衬衫、鞋子、硬领等等。修饰整齐、装束一新的少年在范·切尔眼里丝毫未失去其诡异之气,但他姑母却觉得他着实甜蜜可人。

“在我们知道他到底是谁之前也得叫他个什么呀。”她道。“我想,就叫他加布里埃尔——厄内斯特吧;这名字好,挺适合他的。”

范·切尔表示同意,但私下里不禁怀疑这个好名字是否安错了地方。他的疑虑丝毫未曾减轻,因为他那条沉静的老黄狗自从少年一进门就逃到了外面,眼下正顽固地待在果园的尽头浑身哆嗦着不停地狂吠,而惯常跟范·切尔本人一样勤勉地饶舌的金丝雀也吓得缩成一团,最多惊恐地吱吱两声。他于是越发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跟坎宁安磋商一下此事。

当他驶往火车站时,他姑母正安排加布里埃尔——厄内斯特帮她招待她主日学校班里的孩子喝下午茶。

坎宁安一开始并不太愿意谈这个话题。

“我母亲死于某种脑部疾病,”他解释道,“所以你该理解我为什么不

愿详述我看到的或只是自认为看到的任何一件具有不可思议的怪异特征的事物。”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范·切尔坚持道。

“我自认为看到的场景实在太过诡异，没有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会相信它当真发生过。在府上的最后一天傍晚，我正半掩在果园门口的树篱边欣赏落日的余晖时，突然看到一个裸体少年站在光秃秃的山坡上望着落日。我把他当成了一个刚在附近哪个池塘里洗过澡的孩子，但他的身姿真像极了异教神话中的牧神，我马上就想请他做我的模特儿，如果再有那么一瞬我就会跟他打招呼了。但就在那时，太阳完全隐没，所有的橘黄粉红尽皆失色，只留下一片清冷和灰白。而与此同时，一件令人惊悚的事发生了——那个少年也跟着失踪了！”

“什么！消失于无形了？”范·切尔激动地问道。

“并非如此，这正是最可怕的所在，”画家回答，“就在一秒钟前站着那个少年的空旷山坡上立着一匹巨大的野狼，通体黑色，还有闪光的獠牙和凶狠的黄色眼睛。你可能会想……”

但范·切尔已经来不及想什么了，他以最快的速度向车站狂奔。他打消了先发个电报的念头。“加布里埃尔——厄内斯特是个狼人”根本就没办法将事情说清楚，他姑母会认为那是封密码电报而他又忘了给她密码本。他唯一的希望是能在日落前赶回家。雇来的马车似乎慢得像个蜗牛，沿途的乡间道路被落日的红霞染得姹紫嫣红。他冲进家门时他姑母正在收拾吃剩的果酱和蛋糕。

“加布里埃尔——厄内斯特在哪儿？”他几乎尖叫道。

“他送小图普回家去了。”姑母说，“天色已经不早了，我怕小家伙自己回家不安全。多可爱的落日啊！”

范·切尔虽然并未遗忘西边的落霞，却没留下来讨论落霞之美。他以日常罕见的速度沿通往图普家的窄路奔去。路的一边是磨房迅疾的水流，另一边耸起山坡光秃秃的轮廓。通红的落日尚有一角挂在天边，再拐个弯儿就该看到他追的那对错配的冤家了。但霞光突然间完全失色，天边只剩一抹灰暗的光影在不停颤抖。范·切尔闻得一阵惊恐的哀号，只得无奈地停下了脚步。

小图普和加布里埃尔——厄内斯特踪影皆无，但后者弃置的外衣就扔在乡间小路上，于是大家揣测是小图普跌入了激流，陪伴的少年脱掉衣服跳进水里想救他，但自己也溺水身亡。范·切尔和当时正在近旁的几个工匠都听到一个孩子就在发现衣服的附近高声尖叫。图普太太还有十一个孩子，所以对幼子的丧亡表现得很是节制，但范·切尔小姐却真心为她失去的弃儿悲伤不已。她原想在教区的小教堂里立块纪念铜匾，上书“加布里埃尔——厄内斯特，一个无名少年，为救他人英勇献身。”

范·切尔一般而言对他姑母甚为迁就，但这次却断然拒绝为加布里埃尔——厄内斯特树碑立传。

圣韦斯帕鲁斯的故事

〔英〕 萨 基

“给我讲个故事吧。”男爵夫人道，绝望地盯着外面的雨，是那种明亮的，仿佛自知理亏的雨，看起来随时都能停，却可能大半个下午都淅沥个不止。

“什么样的故事？”克劳维斯问，他猛挥了一下槌球棒作为收场。

“真实到足够有趣又不会真实得令人生厌。”男爵夫人道。

克劳维斯出于自我的舒适和满意重新调整了一下几个软垫；他知道男爵夫人希望她的客人待得舒服，而且认为在这一点上尊重她的意愿理所应当。

“我给你讲过圣韦斯帕鲁斯的故事吗？”他问。

“你给我讲过大公爵、驯狮员、金融家的寡妇以及黑塞哥维那的一位邮政局长的故事，”男爵夫人道，“还有一位赛马骑师和一位想去华沙的业余家庭女教师的故事，再就是有关你母亲的几个故事，但肯定一个圣人都没出现过。”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他说，“属于那种让人很不舒服的光怪陆离的时代，那时候三分之一的人是异教徒，三分之一信奉基督教，最大的那三分之一随大流：朝廷信什么他们就跟着信什么。当时有一位国王叫克里克罗斯，性情暴躁，却膝下无子，没有直系继承人；不过他已婚的姐姐为他提供了一大群外甥供他从中选嗣。这群外甥里面最适合也最得到王室认可的是年方十六的韦斯帕鲁斯。他是最著名的美男子，最优秀的骑士和标枪手，并有那种堪称无价

的高贵禀赋，能若无其事地从一位吁请者面前走过，仿佛压根没看见他，不过要是他有的话肯定还是会给些什么的。家母就在某种程度上有此天赋；她能面带微笑毫发无伤地走过一个慈善义卖会，第二天碰到义卖的组织者还能表现出一副‘要是我知道你们需要资助我定会帮忙’的热切神情，真是堪称胆识过人啊。克里克罗斯国王当时属于那异教的三分之一，崇拜神圣的巨蛇达到了狂热的顶峰，这些巨蛇就住在皇宫附近的一个圣林里。老百姓在私下的信仰方面可以各行其是，只要不僭越审慎的界限，但所有为朝廷服务的官员如果转而信了新的宗教就会被‘看低’，这既是比喻性的说法亦是不折不扣的事实：他们会被扔到皇家熊窟里而其他人从周遭的回廊朝下观赏。因此，当年少气盛的韦斯帕鲁斯在一次宫廷典礼上腰别一串玫瑰经念珠（是为天主教徒念玫瑰经时专用——编者注，本书中括号内变体部分均为编者注，如无变体则属作者原文内容。），而且面对愤怒的质询公开宣布他已决定皈依基督或至少要试上一试时，也就难怪大家流言纷飞惊慌失措了。要是换了别的外甥，国王可能也就下道旨意痛打一顿或是干脆放逐，可这次出状况的是他宠爱的韦斯帕鲁斯，他于是决定就像如今的某位父亲听儿子宣布要做个职业演员一般来考虑整个事态。因此他叫来了皇家图书馆长。当时的皇家图书馆也大不到哪儿去，为国王管理图书的司书总有大量的余暇。于是当出了什么逾越常规或暂时失控的事件时，他就经常受命予以妥当处置。

“‘你必须对韦斯帕鲁斯王子晓之以理，’国王道，‘并让他深切认识到他这种倾向的错误所在。我们决不能让王位继承人树立这么危险的榜样。’

“‘可我到哪儿去找必要的论点呢？’司书问。

“‘我准你的假去皇家森林和矮木林去挑选你的论点，’国王道，‘如果你还收集不到适合这一状况的尖锐论断和有力之反驳，你可就真是无谋少智的伧夫了。’

“司书于是进入林中，撷选了大量极具论辩性的唇枪舌剑，然后就去

跟韦斯帕鲁斯就其行为之荒唐、不义尤其是不得体进行了一番理论。他的辩论给年轻的王子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印象一直持续了数周，在此期间再未听闻他有任何令人遗憾的堕入基督邪教的表现。但后来又有一同样性质之流言震动了朝廷。在一次本应请求神圣的巨蛇予以仁慈的护佑的场合中，人们听到的竟然是韦斯帕鲁斯赞颂查鲁尼的圣奥迪罗的圣歌。国王这次大为震怒，开始对事态持悲观态度了；韦斯帕鲁斯显然是打算对他信奉的邪教采取危险的执迷不悟的态度。然而从外表看来他又没有丝毫堕入邪教的表现；他并不像那些狂热分子那样目光暗淡失色，也没有那般梦想家的神秘兮兮。恰恰相反，他确是当朝最英俊的少年；他体格雅致而又结实强健，面色健康，眼睛是熟透的桑葚色，一头乌黑光滑的秀发，保养得极佳。”

“听起来倒是颇像描述你自己年方十六时的模样嘛。”男爵夫人道。

“家母可能给你看过我早年的一些照片。”克劳维斯道，并将揶揄全作恭维接受，然后继续讲他的故事。

“国王将韦斯帕鲁斯在黑塔里关了三天，他只靠面包和清水维生，只能听到蝙蝠的尖叫和鼓翼声，透过一道狭窄的小窗只能看到高天的流云。反对异教的团体开始自负地谈论起这位少年殉教烈士。从饮食的角度来说，这位殉教者的苦行倒是没那么可怕，因为塔楼的典狱长有那么一两次因为疏忽将他自己晚餐的一部分像烤肉水果红酒什么的落在了王子的牢房里。惩罚结束后，韦斯帕鲁斯被严密监视，看他是否还有宗教方面的反常言行，因为国王已经痛下决心，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决不再允许有丝毫的通融。如果再有类似的胡言乱语，他说，王位继承人就必须得换人。

“一段时间内一切正常，夏日的运动盛会就在眼前了，年轻的韦斯帕鲁斯全神贯注于摔跤、赛跑与投掷标枪的比赛，根本顾不上考虑什么宗教问题了。但接着，夏日盛会的高潮终于来到，大家要绕着神圣的巨蛇翩翩起舞，而韦斯帕鲁斯在这时竟‘袖手旁观’。这次对国教的公然侮辱实在太明目张胆了，就算国王有心假作不知都不可能了，何况他根本就不会费这种心思。他一个人坐了一天半的时间沉思默想，大家都认为他是在到底是处死还是宽恕年轻王子的问题上委决不下。其实他只是在琢磨该以什么